

同类圖書排列的若干問題

汪家熔

我們还没有一个比較能够普遍应用的同类圖書排列法和著者表。同类圖書排列的不統一，必然使得讀者和圖書整理工作不方便。“中小型圖書館圖書分類表草案”公布后，統一的同类圖書排列法和著者表更感需要，相形之下也更覺落后。对于同类圖書排列問題的文章，解放后發表得很少。但不管理論上、事实上，甚致細節上都还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看法与作法。这說明我們如果要得到一个比較能够普遍应用的中文圖書排列法和著者表，还需要經過一番广泛深刻的研究和討論。

一、現在的概況

我所了解的各館同类圖書排列法可归納成三个基本类型。按著者排列，这是大多数。按書名排列，这是極少数。按到館先后或分編先后次序排列，这是小型圖書館采用得較多的，但也有个别大型圖書館采用。解放后新建的，包括原先在解放区建立的机关、企業圖書館，其中很大多数在开始时都采用过按到館或分編先后次序排列的办法，然后改用按著者排列。这一情况我們应该注意。

严格地講，不管采用哪一种基本类型，必然要采取其他两种基本类型作为輔助办法。同是采用著者或書名作为排列对象时，所使用的檢字法又極不相同。即使采取同一对象，用同一檢字法，在具体編定號碼时又有很多不同之处。对單名、复姓的处理上亦有所差異。

二、按固定著者表排列应成为今后

的主流，次序排列应逐渐消灭

花样繁多的排列法應該逐漸趋向統一。什么是今后的主流呢？逐一檢討这三种基本类型，自然就能明白。

类内圖書的排列，不單純是求得索書号。如果仅是要取得索書号，那么个别登录号完全能出色地担負这一任务。問題是同类圖書必須根据讀者讀書的普遍習慣，根据圖書整理工作的科学化、系統化的要求来排列。

次序排列法有它的一定优点，例如號碼連貫，容易取書、排架。但它有着很严重的缺点，無法指导分类目录的排列，更無法指导書名、著者目录的排列。分类目录是任何圖書館最重要的目录，用次序排列法排列的目录只能給讀者以不方便和凌乱的感觉，在某些書籍較多的类目內找一本書往往有“無从下手”之感。这种排列法也極难体现分类目录的思想性和指导性。同时，为了避免多卷集的各卷、同書同一文字的不同譯本（仅是譯名相同者）、一書的不同版本能集中在一起，必須再建立一套書名或著者的字順目录和一些輔助卡片。这对中小型圖書館講来是一种不小的負担。如果考虑到很多机关、企業圖書館曾經采用过这种方法，而后陸續放棄了这种方法这一事实，並权衡一下这种方法的得失輕重，就不难看出这种方法應該逐漸取消。

按書名排列的优点是和我国現時讀者記憶書名这一習慣相吻合。缺点是同一著者的不同著作、同一著作同一文字的不同譯名的譯本不能聚集在一起。重要的是，在同一类內書名首几字相同的情况是很多的。例如仅在 1955 年出版的关于農業合作社一类的書，应分入人大分类法 665332 类內的，首六字相同的就有 63 种；很多类目內圖書的首几字几乎完全相同。書名首几字相同的事实，使得按書名排列失却排列的意义，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虽然可以采用按次序排列、按著者排列两个基本类型来作为輔助办法，但書名首几字相同的情况太多（像 665332 类），輔助办法就要“反客为主”，就不成其为“按書名排列”了。

按書名排列既是根据我国現時讀者記憶書名这一習慣，在討論它的优缺点时，可以看看現時我国圖書館对这一習慣的态度、目录工作以及其他一些問題。

我国各圖書館对我国讀者这一特殊習慣是給予重大注意的。在人力物力容許編制第二套目录时，第二套目录一定是書名目录而不像外国一样是著者目录。为了照顧这一習慣，以及在無力編制第二套目录时能給予讀者在習慣上的更大方便起見，分类目

录的著录規則也作了特殊的規定：按書名目录的格式而不像外国一样按著者目录格式著录。这些措施都給予讀者以極大方便。

由于这个情况，我們必需考虑到在無力建立第三套目录——著者目录——的館內，如果类內圖書排列再不按著者排列，將使得根据著者来找書的讀者感到極不方便。根据著者找書的讀者是很多的，而这时，按著者提供圖書的可能在館內是絲毫不具备的。相反，如果类內圖書按著者排列（分类目录內也必然按著者排），有了分类和書名兩套目录的話，那讀者对分类提供、書名提供和著者提供的三个要求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予以滿足。例如一个讀者要求提供高尔基的作品，我們可以在 K3 苏联文学类的有关类目（或全部类目）中的 641（万国鼎著者表号）这个著者号下寻找。

只有一套分类目录的館，而讀者中比較多的是按書名找書的，那用著者排列不是不方便了嗎？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讀者的这一習慣是作为一种民族習慣出現的，圖書館員同样也有这种習慣，也就保證了館員有可能記憶一部分書籍的部位。另外，現代圖書的絕大部分是能够从書名上判断其应屬門类，在分类目录按書名目录格式著录的情况下在分类目录中查找是不太困难的。

此外，我們对讀者記憶書名这一習慣必須作辯証的估計。随着“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这一方針的推行，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队伍的扩大，我国学术文化的面貌將大为改观。屆时同名著作將增多，讀者必然会逐漸改变这一習慣。

把按書名排列的优缺点，以及現在和將来的客观情况綜合地来研究，不难看出这种排列法的發展是有限的。

三种基本类型中按著者排列的优点是比較多的，它基本上适合于大中小各种类型的圖書館使用。次序、書名兩种排列法的缺点，像分类目录的思想性和指导性，圖書整理工作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問題，同一作者的不同圖書等等問題在按著者排列的时候都能解决。但它也是有缺点的，例如它不能像次序排列那样號碼絕對連貫；不能像按書名排列那样能比較多地照顧讀者習慣。可是这些缺点是可以“医治”的。

按著者排列可分为兩大类：有著者表和無著者表。有固定著者排列表，只要編制表的时候有可靠

的材料作依据，它不会像無著者表那样产生號碼不連貫、重复等現象。而讀者習慣这一問題前面已講得很多了。有固定著者表的按著者排列，可以肯定是今后的主流。

三、优先反映的范围和序列

类內排列的优先反映問題，在理論上是爭論不多的，都承認的。應該討論的是范围和序列。

我的主張是：①作为指导全人类爭取共产主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家的作品，在每一个类目內應該無条件地排列在最前面，尽先介紹給讀者。②工人階級的先鋒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決議、指示等是指导我們现实生活的文件，排列在第二。其中由几个党共同發表的文件应该排在这一部份之首，如去年十一月莫斯科會議的兩個宣言。以下次序是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③毛主席的著作。④优先反映号的最后部分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卓越活动家的著作。这一部分按著者的姓名音序排列。

优先反映的范围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約占全部著者号的1—2%。

四、著者表与檢字法、字順目錄的关系

著者表必須选择一种有廣泛羣众基础的檢字法作为根据。一个著者表所擇选的檢字法如果有着廣泛的羣众基础，必然易于被讀者接受，讀者对目录就容易掌握，容易找到他所要的書籍。如果选用的檢字法又是館內書名、著者目录所用的檢字法，那就更理想。讀者和工作人員在各种目录前面就会同在一種目录前面一样。工作人員在排列著者目录卡片时，如果檢字法相同，著者号能够指示卡片的基本部位，可以避免和發現錯誤。

哪一种檢字法最有羣众基础，是由檢字法本身和一定的客观条件为轉移的。以往的一百多种汉字檢字法中，字形檢字法是主流。字形檢字法虽然都有缺点，但当时的社会狀況和沒有更好的檢字法以前，必然会成为主流。自从扫盲教学、推廣普通話，公佈簡化汉字和汉语拼音方案原草案以来，字形檢字法的缺点突出了，音序檢字法逐漸为更多人接受了。拼音字母代替汉字虽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还不属于当前政府所推行的文字改革工作范围。汉字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各种汉字字形檢字法仍將在一个很

長時期存在。但也需看到今後隨着推廣普通話工作進一步開展，中小學和成人教育的逐步採用普通話教學，音序漢字辭典、索引、注音符號讀物的逐步增多，很快就會形成一個音序檢字法和字形檢字法勢均力敵的時期。最後，音序檢字法必將成為主流，這不需多少時候。研究圖書館採用哪一種檢字法的時候，必須考慮這一問題。

作為文教機構之一的圖書館，今後必須大力推行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在目錄工作中，也應尽可能地逐步貫徹。對注音符號讀物、漢字和拼音對照讀物、拼音讀物、音序辭典等等有關圖書，應該首先考慮用注音符號或拼音字母進行著錄和排列目錄。著者表也應該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採用音序排列。音序排列著者號，不單對拼音讀物是種迫切需要，即對純粹漢字的書籍，很快也是需要和可能的。

五、筆名

以往，我們對筆名是規定要根據真名或通行筆名進行著錄。著者號要和著錄統一，也就按真名或通行筆名給號。現在新進作家、新出圖書日益增多，尤其是中小型圖書館，可以考慮直接按書籍著錄和給號。

人民已成為主人，出版事業已經完全被人民掌握，對敵對階級已經從根本上剝奪了他們的出版自由，這使得絕大多數著者不需要經常變更其筆名。直接根據書籍著錄幾乎已能夠保證一個作者的著作在一個類內集中在一起的要求。這是考慮筆名問題的一個重要依據。另外，現今圖書上的筆名習慣已不再是“笑笑生”、“花好月圓堂主人”之類，而是“真名化”的筆名；而有些人的真名倒反有些“筆名化”。

格利高也夫校訂的哈美金娜二位表、三位表的規則中，對筆名也不再“追究”。這些情況也可考慮。

六、應用同一體系的簡繁不同的兩個表

除了專門學科圖書館以外，各館的文學類圖書一般是很多的。而我們目前通行的給號方法，都主張一個圖書館（至少是一種書藏，下同）只採用一種著者表（或一種給號方法，下同）。如採用哈美金娜二位表，所有類內都用二位表；用三位表，所有圖書都用三位表。我的意見一個圖書館只採用一種表並不方便，應該使用同一體系的簡繁不同的兩個表：在文學類內用繁位表，一般書用簡位表。

以漢文書為例，解放後至1955年底共出版漢文書25,847種。屬於文學大類的是5,802種，占總數的23%弱；屬於其他20個大類的是20,045種，平均每大類1,002種，每類占總數的4%弱；屬於宗教大類的只有9種，占總數的0.04%。占總數23%的類目和占總數4%的類目（或者和占總數0.04%的類目）使用同一個著者表，應該說是不合理的。如果根據文學類的情況決定著者表，在其他類內顯然感到這個著者表是種累贅；按其他類來決定著者表，文學類內必然會感到號碼不敷應用，要增加附加號，附加號極易破壞檢字法體系。

一個館的一種書藏使用不同體系的二種表顯然是不對的，但使用同體系簡繁不同的兩種表，對讀者、工作人員不會有什麼不方便。如俄文書姓Ульянов的著者在一般書里用二位表是У51，在文學書里用三位表是У517，對讀者講，沒有什麼不方便。相反，文學類內的У517比文學類內的У51Б或У516方便得多。

書型種次排架法的研究

金敏甫

在大型圖書館里，藏書數量繁多，類型複雜，如何把這些藏書予以妥善的保管，便利於讀者使用，并顧及圖書館不斷發展藏書數量日益增長的情況，是一件相當複雜的工作。為了區分不同類型和不同用途的圖書，就須設置若干種書庫，組成有系統的藏書組織制度。一般的區分是：①把絕大部分的基本藏書存放在主要書庫里，通常叫做總書庫

（或基本書庫）；②為了迅速滿足讀者的需要，把經常流通的和應該向讀者推薦的圖書，在借書處和閱覽室等處另外建立書庫，這些書庫和總書庫的關係是輔助性質，所以叫做輔助書庫；③還有一些性質特殊或類型特殊的圖書，如地方文獻、善本書、提存書、圖片、樂譜和公務用書等等，為了保管或使用上的便利，另外集中起來特立各種書庫，總稱專